

〈過年〉(上)

戚畫

葛戍

這是葛戍來到槐根鎮後的第三個年頭，也是他有記憶以來經歷的第三個年節。

但頭一年他甫從瀕死的重傷中恢復意識不久，還渾渾噩噩的躺在床上，直到入了春才終於能下地行動，因此嚴格說來這該是他第二次過年節。

「先前你被人救了吧？」日前市紫給了他個空竹籃，吩咐道：「正好過年了，送點什麼回禮表達謝意也是應當。」

「送……什麼？」葛戍愣愣盯著空竹籃。

「這你得自己想。」交代好作業的總角少年揮手離開。

認真思考了整整一天，他決定替胃虛的那人煲幾甕湯，於是向柳鵲求教後，又花費一日煲好三甕不同的湯品，仔細封裝入竹籃裡。

煲湯已經提前凍上了，能夠保存多日，只要在灶裡煨熱就能喝，他提前考慮過各種情況，覺得這是在寒冬裡最適合的送禮。

今天他沒有像往常那樣戴著黑紗帷帽，而是披了件石青色斗篷，拉上兜帽防風雪，手提竹籃去到一段時日未見的友人家門前。

上回好生過節大抵是與師父和師兄一起，距今約有十多個年頭。往前，他想不起父母還在時的事；往後，他孑然一身居住在此，過與不過全由他自個斟酌。

他選擇過。每個節日都有能彰顯氣氛的料理，當然要過。

於戚畫而言，春節最大的意義並不在團圓，而是市街各處張燈結綵，攤販上陳列了餃子、湯圓和油角等，全是些會令胃部不適的美味點心。

往年，他總會在買紅紙與新墨時順便買些，吃完好著手研墨。待幾張簡單春聯完成，胃裡正好開始燒灼，跟在裡頭放鞭炮沒兩樣，可有年節氣氛了。

今年他本不打算買多，畢竟越多從油鑊中撈起的脆口零嘴，就會帶來越多的疼痛，還會惹人擔憂與不快。但當獨立在熙來攘往的街上，他忽然意識到沒有人會因為他不珍視自己而不悅後，回過神，自己已經帶著點心回到家中了。

靜靜坐在桌旁，戚畫發現自己現在不想裁紙、研墨，也不想飲茶、進食。

愣神良久，他拿起不知為何壓在紅紙上的花剪起身，打算去外頭修剪昨日才搬回來的富貴籽。孰料門一開，就見外頭站了個人。

這種時候會來拜訪自己的人並不多。

「葛公子？」

「戚先生。」頷首回應，葛戍提起竹籃，沒有多餘寒暄，直接說出自己來的目的：「送禮。」

目光向下，落在對方手裡正拿著的花剪上。

看來戚先生又要摧殘家裡的草木了，從先前的言談間，他發覺戚先生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「辣手」，但幸好這些都是戚先生自己購回的植栽，花錢買興趣，沒毛病。

沒料到葛戍會來，但也無妨，茶葉一直都備著，桌上那些點心正好也能拿來待客：「公子有心了，先進屋吧。」

花剪隨手一擱，又將紙筆等物收起，騰出了空間讓人放籃子，順帶也打量起籃裡裝的究竟是什麼。

「湯。」將沉甸甸的竹籃放桌上，掀開後，手指點了點三個陶甕，葛戍的言詞依舊簡練：「健胃。」

說話間，他又觀察了一下戚畫的臉色，感覺有些不甚好，是否因為天太冷了？還是因為沒吃飽？或者因為桌上那些點心不太好吃？

……總覺得全都有可能，戚先生的身體太虛了，但他自己老是不承認。

甕能裝的東西就那幾種，然而聽見對方話語時還是有些訝異，這麼冷的天還特地送三甕湯品來，著實出乎他的意料。

小心翼翼揭開蓋子，發現裡頭湯水全凍住了，但仍能瞧見其中豐富的用料。一連看了三甕，驚詫地發現全是不同的湯，看上去不像外面賣的，再想起健胃二字，他猜測道：「這些是公子燉的？」

點了點頭，葛戍道：「灶裡，煨熱。」他看過柳鵲這麼做湯教給病患，便學起來了，其他時節不說，在寒冬裡倒真是相當方便。

可真意外，沒想到這孩子還會煲湯，雖然凍著嗅聞不到什麼香氣，但看上去挺不錯的。

「知道了。」隨手捧了一甕往灶邊去，移開冒著蒸騰熱氣的水壺並將甕擺上，沖了兩杯茶回到桌旁：「先喝點暖暖身吧。」推了一杯過去，又指了指桌面的小食：「湯還要一會才好，先吃點？」

葛戍接過熱茶，並沒有先飲的打算，而是捧著暖手。

雖說被叫來送禮，不過送完禮還要做什麼呢？他毫無概念，既然戚先生讓他喝茶吃小點，那他就不客氣的照辦了。

畢竟冬天的時節肚子特別容易餓，而且桌上這些小點對戚先生的胃不好，還是自己代為消滅的好。

興許是在某些事物的更迭中找到一些沒變的，才會只是看著少年吃起零嘴，盤桓心頭的鬱結就消退了幾分——當然，也有可能單純是自己喜歡看這孩子進食，好似餵食可愛犬貓那般。

揣著失禮念頭把瓷杯一擱，向著飄香的灶台走去，不多時便帶著木盤與上頭的兩碗鮮湯與勺子返回。

擺放妥當方才坐下，執著勺子往碗裡一撈，用料之實在是那些攤販都無法企及的，要每碗都像這樣的話店肯定會倒。

小點有甜有鹹，佐著熱茶倒也不會太膩口，葛戍很快就幾乎掃光了桌面上盛裝的碟子，舔了舔指尖的細屑。

戚先生很懂得採買，這些小點都挺好吃的，或許可以問問戚先生都是在哪買的，回頭他也帶些回去醫館，年節似乎就是個應該要多吃多喝的日子。

想起年節，他不禁往一旁堆放的紅紙望去。

除了多吃多喝……還有許多紅燦燦的東西的日子，是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不冷嗎？

對著勺子輕吹，在那小小一汪的湯中拂出陣陣漣漪，藥材與蔬果交融的馨香聞起來格外舒服。

就口一抿，發現不只聞起來香，嚐起來的滋味也好極，沿著喉管下滑，比適才的茶水還要暖胃。

褒美的話正要出口，就看見葛戍瞧著散在一旁還未題上字的春聯紅紙。

難道是想寫春聯？

未待戚畫開口，葛戍已經回過頭來，一眼望見因為喝了點熱湯而臉色紅潤了些的戚畫，不由得感到格外欣悅的展露笑容。

本來就十分好看的戚先生，臉色好起來就更好看了，這煲湯果然沒送錯。

原來送禮給人會讓自己心情很好，這真是有意思的發現。

與之四目相接時，戚畫發現葛戍的心情好像不錯，可能是那些挺好吃的，或是想寫春聯吧。過會整理整理桌面，再多拿一組筆硯出來好了。

忖著，將要給對方那碗向前推了推：「再不喝就要涼了。」

自己喝自己送的禮好像有點奇怪，但既然戚先生這麼說，葛戍便端起碗來照辦了。

他向來喜歡美食，自己動手烹煮時自然也不遺餘力，美味的食膳總是能讓人打從心裡愉快，這是他的認知。

喝著湯，他滿意的眯起眼，煲製很成功。

「戚先生，湯，喜歡？」並且不忘詢問送禮的對象，禮物當然要符合對方胃口最好。

一口一口徐徐喝著，他能感覺到柔和的熱意自胃中往四肢百骸蔓延，與平時透過運轉變溫心法的感覺大相逕庭，是真正由內而外，循序漸進的暖和，又不至於讓人在大冷天裡流汗。

「嗯，我很喜歡。」

事實上，在這之前戚畫一直覺得葛戍可能會是那種，捕了野兔後處理得很好，但烤製時卻會發生些意外，然而仍能面不改色將快成肉乾的兔肉嚥下的人。他並不曾看過這般畫面，也不曉得這失禮想像為何如此具體，就是沒來由地這樣覺得。

顯而易見，是自己太會胡亂想像了。

「好。」葛戍發自內心的笑了開來。

太好了，戚先生喜歡，這個冬天或許可以常常煲湯送來；每回都是讓戚先生帶他四處去吃好吃的，總算可以換自己送點好吃的了。

想想下次要煲什麼樣的湯品，他心中就充滿期待。

入冬後往往委事較少、加之氣候又寒冷，葛戍一直覺得很沒意思，如今自己居然找到一件比起承接委事更想做的事，讓他感到挺新奇的，多虧了市紫叫他來送禮。

瞧人那麼笑，他的嘴角也揚起了愉快的弧度，手一伸就往葛戍髮頂揉了幾下，隨後起身端了碗盤去洗。

將餐具倒扣晾乾，捧著洗淨的甕一頓，思及還有兩份湯品在桌上，定是無法一次把甕還給對方，便打消了先拭乾的念頭，只把沾滿水珠，但仍溫熱著的雙手擦過。

這會桌面淨空了，正好能來寫寫春聯。但對聯太花時間，鬥心寫得不對稱又不好看，斗方或春條可能會好些。

有了底後，挑了張一尺見方的與長兩尺寬一尺的紅紙攤在桌面，「公子喜歡哪種？」

戚先生又摸自己的頭了，這到底是為什麼？

撫著被揉過的地方，滿心疑惑還來不及發問，就又被紅紙給勾去了目光。

「這是？」面對戚畫的詢問，葛戍不解的歪了歪頭。

出乎意料的反應，看來是自己誤會了，他並不是想寫才盯著紙看？

沒有因此停下動作，而是繼續將筆墨硯台放妥，往平滑石面裡倒了點水便開始研墨：「我家的春聯還沒換呢，寫之前公子就來了，正好有這機會，不如一起寫？」

「春聯？」葛戍想起似乎出門前看到市紫與柳鵲正在門上張貼著寫滿字的紅紙，大概就是那個？年節時將裡外四處貼得紅艷艷的，還寫著許多自己看不懂的字。

走到硯台旁，他將手指探入水墨邊緣，以變溫熱息加溫水墨方便戚畫研磨，柳鵲在冬日要寫藥方前總是會吩咐他這麼做，來到這裡他同樣也習慣的動手。

「字不好，戚先生寫。」他搖搖頭，很有自知之明。

且不說他認不得多少字，那寫出來的模樣……豈能貼到戚先生家大門上。

捏著墨條的手一滯，復又繼續。若不是這一摸會把墨抹到人頭上去，他還挺想再揉揉這貼心少年。

有了葛戍方才的協助，硯中盛著的水液很快達到適合書寫的深黑色。

憶起在鄙邸承接委事時對方的字跡，筆鋒確實少了幾分俐落，多了幾分不確定，無怪乎他會那樣說。

拭淨研墨的手，提著筆走到葛戍身旁：「一起寫就好看了。」語畢，逕直把筆往人手裡塞：「寫個平安怎麼樣？」

還好，平安這兩字他算是都認得，不過戚先生說的一起寫是什麼意思？

才舔拭掉指尖的水墨，就不自覺地接過筆，葛成呆愣地站著。

看上去是沒有異議，就寫這個吧。

取了張打算用來試筆的廢紙，壓了方紙鎮在上頭。雖說紙八成是用不完，但怕一開始就寫在紅紙上會給人壓力，還不如先練練手再上陣。

「我帶著你寫，你等會輕輕握著筆就行了，待順手了再寫到紅紙上。」沒管那人是否有聽明白，便從斜後方握住對方提筆的手，掌心覆著，微微使力就把葛成的手與筆往硯台上帶。

恐怕不會有順手的……等等！

當戚畫從後方覆住他的手時，葛成僵直了一瞬，屏住氣息，彷彿連心跳都不敢多跳一下。

除了傷病難以動彈時，他似乎從未讓人靠得這麼近過。

藥煙的香氣飄來，戚先生的體溫與自己相近，即使此刻他們之間幾乎毫無距離，除了一開始的錯愕外，他也不覺有任何不適。

葛成甚至覺得依順著對方好像還挺舒服的。

於是他緩緩放軟了身形，以免不小心傷到戚先生，心思卻沒有放在筆墨上，而是被另一道溫度與藥香給引走了。

頭一回這樣帶人寫字，還挺新鮮，本以為多少會有些不便，實則不然，不論潤筆、蘸墨，還是收整筆尖都很順利。

連手帶筆朝紙上挪去，一橫落在紙面，又輕快地將點、撇和橫連貫著寫下，最後徐徐拉下一筆復再略微勾起，收成一個圓潤的垂露。

垂眸看了眼那人並沒有被自己捏疼什麼的，隨即又把剩下的字給寫完。

鬆手往旁側一站，端起茶杯邊喝邊看紙上的字，尚算滿意：「還行。」

身旁的溫度與藥香忽然離去，葛戍的心思也隨之而去，莫名地感到眷戀不捨，不自覺望著戚畫好一會，才緩緩回神，低頭垂望紙上的字，然後露出了訝異的神情。

這是自己寫的字？這是被施了法術吧？

不過他也很明確清楚，單由自己來寫是不可能有這種成果的，與其說是自己寫下的，不如說是戚畫借自己的手寫的。

即使如此，他還是覺得很神奇，雙手捧起紙來端詳久久。

可得好好珍藏才行！對了，就收在香囊裡好了。

不僅因為好看，想到這是戚先生與自己一同寫下的字，葛戍就覺得心中有股暖流淌過，他不明白這是什麼心情，只曉得這定是值得珍惜的。

少年如獲至寶般捧著紙看的模樣可愛極了，和提劍把歹人打個節節敗退的模樣差異全然不同，那時的他像個老練的劍客，現在則像個拿到新奇玩意的孩子。

戚畫不知道葛戍究竟經歷過什麼，也不會過問，但現下他忽然有些好奇了，比如他的家人，他的童年之類的——然也僅僅是好奇，問出口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想去刺探些什麼，更不想因此冒犯並打破兩人間自在而愉快的平衡。

「寫在這種隨手拿來的紙上就這麼喜歡了？」笑著又往人髮頂揉一把，打消原本預計再練習幾次的念頭，直接把那方紅紙往葛戍面前一擺：「寫在這種紙上會更順，更好看。」

打鐵就是要趁熱，寫字亦然。這麼想著，他輕輕抽起那人手中的紙，筆桿一塞，手再次覆上。掌心甫觸及對方手背，他又問：「一樣一起寫，還是這回你想自己試試？」

又是那種感覺……

凝視著戚畫覆著自己的手，葛戍按耐下了也想把自己另一手覆上去的想法，現在可不是這樣做的好時機，寫字才是正事。

「戚先生寫，好看。」搖搖頭，他當然不打算在染得漂亮的紅紙上留下自己的鬼畫符——這是市紫對於他的字所註的形容。

況且他也希望能繼續讓戚先生握著手、貼在身後。

注意到葛戍目光落在兩人的手上，以為他是在思考便沒打斷，倒是腦海裡想著過會可以挑顆閒章蓋在角落，看上去會更喜氣些。

聽見答覆也不意外，這樣寫字確實挺有趣：「那就跟方才一樣囉。」

話音落下，像方才那樣提著往硯台去，只是這回按去了比方才多些的墨汁：「這種染色的紙較剛才那種還要不吸墨一些，蘸多了會暈開。」細細解釋著，兩手一筆也來到紙面上。

如同練習那樣，正式落在紙上亦是十分順利。想著既然這孩子那麼配合，戚畫便試著在寫安的上半部時連手帶筆一提一勾，讓整個字看上去更具美感。

「好看吧？我去找顆閒章來蓋蓋，旁邊的紙你都可以隨意拿來寫。」

自然是好看的。

落筆在不同的紙張，居然真會有不同的筆感；這回總算能將心思多放點在落筆上，對葛戍而言一切都充滿新奇，戚先生這次寫得更好看了，原來同樣的字也能寫出不同的漂亮。

依著戚畫所言，他看往一旁的白紙，想了想，執起筆來，模仿方才的每一個細節。

……就用學劍法的方式試試吧？

當初為了讓他在槐根一帶更好行動，市紫要求他加入逍遙會、並得學會逍遙會的劍法與內功，葛戍只花了短短半年便小有功成，連市紫都不禁對其天賦嘖嘖稱奇。

在腦海中反覆回想每一處勾勒、每一分施力，葛戍全神貫注的在紙上複刻了那兩字。

然而此時的字對他似乎已經不再是「字」，反倒更像是劍意——

一氣呵成、大功告成，擱筆後緩了緩心識與氣息，葛戍歪頭盯著那兩字。

好看是好看，但總覺得有哪裡不太一樣？……糟了！

驚覺不妙的匆匆掀起紙，葛戍懊惱的掩面。

他一不留神，竟讓劍氣穿透紙墨，刻進桌案了。

耳聞戚畫的腳步聲歸來，他慌亂的回身：「桌……我賠。」

(待續)